分別功德論/卷第 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分別功德論卷第三

失譯人名附後漢錄

佛告諸比丘者，佛大慈，欲令弟子具知念佛之義，猶父約誡語子孫欲令成就無復已，已專精念佛，觀如來形目未曾離，猶如阿難觀佛無厭、心念無已。時阿難背上生癰，佛命耆婆治阿難所患。耆婆白佛：「不敢以手近阿難背。」佛告耆婆：「但治勿疑。我自當與阿難說法，令其不覺痛。」如來令阿難熟視佛相好，佛為說：「如來身者金剛之數，不可敗壞，三千二百福功德所成。」阿難目視不倦、耳聽不厭、心念不散。時耆婆於阿難背上潰癰傅膏。佛問阿難：「汝覺背上痛不？」答曰：「不覺。」不覺痛者，由念佛故也。

十力所成、四無所畏。昔有長者將奴禮偷婆，云：「南無十力世尊。」奴在後禮云：「南無十一力如來。」長者曰：「如來正有十力，云何有十一力耶？」奴曰：「十一力復何苦？但莫言九力。言十一力更益一力，有何過失？」大家默然而歸。問諸法師曰：「如來為有幾力耶？」答曰：「或有三力、或有十力、或云無數。」以是言之，不限於十耶。長者即出家學道，免奴為家主。言四非為不足、言無數非為有餘，適時應物無有常量也。

念法者，從欲至無欲、從欲至道、從漏至無漏、從有為至無為也。何以知其然？昔者世尊於憂填王國說法教化。時三十三天上為母摩耶說法，九十日而還，於迦尸城北下。時優鉢蓮華比丘尼，心念欲獨前見佛。時諸國王不見佛已九十日，皆有渴仰之情，並來雲集。「我為比丘尼，不宜在此眾鬧之中。當作方儀令得在先。」即化作轉輪聖王，將從如聖王法。諸小國王見聖王，各自馳散。比丘尼即還服本形，見佛禮拜問訊。諸王各來見佛，不復見聖王，乃知比丘尼所化，謂比丘尼曰：「向者所見，誑如此耶？」時優鉢蓮華心念自謂最先見佛。佛告優鉢蓮華曰：「汝自呼最先見佛。復有先汝者。」「不審是誰？」佛言：「乃羅閱城東山中須菩提，在彼補衣。天語曰：『佛來下已。』須菩提

曰：『我為弟子，法當往禮問。』覆自思惟：『佛為所在？若金色是佛耶？金復何限。佛言：「一切諸法空無所有。若解十二因空，非造非作、非人非士、無命非命者則為見法。見法無命，非命為見我。」即叉手起喚曰：「婆南。」正爾還坐補衣。』以是言之，須菩提為先汝見佛也。」佛者諸法之主，解了法空即是念法。念眾者，謂賢聖眾也。凡眾有若干種，外道九十五種亦各各有眾，或有和合者、或有不同者，亦以戒律自防。或行禪定、或以無想為盡妙，各信所事自以為真。但不得實聖八品道，是以不能至涅槃耳。雖復有五通住壽及無想延劫，皆不免於生死。唯有如來聖眾四雙八輩之士，不復為四駛所漂、九止所索耳。故經云：九十六種僧，佛僧最為真。如來四部眾皆同為釋種，喻若四恒水各別有五百支，皆合入大海以等一味。眾亦如是，或有剎帝利種、或婆羅門種、或長者種、或居士種，四姓中有出家學者，皆同釋種為一姓，無有若干別名。以是所包彌遠、其義彌深。眾僧者，乃含受於三乘，羅漢僧亦出於中、緣一覺亦在其中、大乘僧亦在其中，是故名為良祐福田。三界之中濟益眾生，無過此良美之地。如來雖復成正覺，常還向眾僧懺悔者，以僧地厚重。三世諸佛緣覺弟子，無不由僧而得滅度，猶梵摩達比丘，賴聖眾以全濟。

念戒者，謂行淨戒具諸律儀。猶若陶家調繕埴泥，俟諸求器，大小方圓各適所欲。戒亦如是，若願生天，三界受福；若欲斷結求道，所願應意。猶吉祥瓶，隨人所欲，取即得之。以戒為本，兼行三十七品及諸三昧定，斷七使九結，進成涅槃。喻埴成器，不可復壞也。

念施者，謂施有二事：或有主施、或無主施。復有二施：一名與、二名捨。復有二施：一財、二法。與者即有主施也，捨即無主施也。捨則捨結也，與則前人受財法。所以施至涅槃者，若與人財法時，心不望報、不計彼己，以三事無礙，即同無為也。若能捨結，亦是涅槃。捨、與俱至涅槃者，猶象逐健兒進之與退，其於得肉，進則破軍、退則自喪，食肉必矣。

念天者，有三種天也：有舉天、有生天、有清淨天。云何舉天？謂轉輪聖王，為眾人所舉。所以名為天者，以聖王有十善教世，使人皆生天。在人之上，故稱為天。或有說曰：聖王勝佛。何以言之？聖王治世人，無墮三惡道者；佛出世時，三惡不斷。以是為勝也。或復說曰：佛勝聖王。所以言勝，聖王以十善教世，不過人天；佛出教世，得至涅槃。以是為勝也。云何生天？從四天王至二十八天，諸受福者盡是生天。所以言生天，流轉不息不離生死，故曰生天也。云何清淨天？謂佛、緣、覺聲聞三人，皆盡結使出於三界，清淨無欲，故曰清淨天也。八淨居天者，過於生、舉，不及清淨，處其中間。念天者，

之所慕也。因念生、舉亦有至涅槃理。何者？舍衛城中有清信士夫婦二人，無有子姪。二人精進心存三寶。時婦早亡，即生三十三天為天女，端政無雙天中少比。女自念言：「誰任我夫？」以天眼觀世間，見本夫以出家學道，年高闇短專信而已，常以掃除塔廟為行。見其精勤理應生天，必還為我夫。時處靜室夜坐思惟，霍然見明，怪其有異，舉頭仰視見有天女，問其所由，從何而來？天女答曰：「我從三十三天上來。本是君婦，今為天女。天上無任我夫者，觀君精進，應還為我夫，是以故來白意。」語訖忽然不見，還歸天上。時老比丘自是以後倍加精進，兼更補繕故廟。晨夕不懈，積功遂多福德轉勝，乃應生第四兜率天。天女復以天眼觀之，見其乃應生第四天，復來語言：「積精進已過我界，我不復得君為夫。」語訖還去。比丘倍更精進勝於前時，晝則經行、夜則禪思，心意轉明思惟四諦，如是不久遂得羅漢。所謂因念天得至涅槃者。

念休息者，謂得定也。休息有二：有俗休息、有道休息。俗休息者，猶行作疲極，小住懈息，故名為俗休息。道休息者，謂定之人。何以知其然？昔有比丘名曰等會，時近大道邊坐禪定意。時有五百乘車過，聲甚凶凶，寂然不聞。時復天雷霹靂，又頃復地大動，都無所聞。行過者眾，塵土坌衣，積有時節。有一人來，見此比丘端坐不動，塵土坌衣都無所覺耶？比丘定覺，抖擻塵土。又問曰：「向者眠耶？」曰：「不也。」又問：「若不眠者，向有車過及天雷地動。寂然不驚，何由如此？」答曰：「我時入休息三昧，是以都無所聞耳。」以是言之，得休息定者，雖復天地覆墜不革其志，故名休息定也。

念安般者，謂息諸坐馳也。趣道之徑非唯一塗，所悟之方各有所在。何以知其然耶？身子昔曾供養十四億佛，從佛聞法，未曾綜習安般。至釋迦文世，從馬師比丘始達空法，即見道迹。佛具演慧，漏盡結解，今為智慧第一。不由安般得至涅槃也。目揵連昔三十劫中供養諸佛，修大乘行不能終訖，遭遇世尊退取盡漏。自昔暨今未曾習安般。迦葉比丘昔亦曾供養三萬如來，亦未曾習安般，應得辟支佛，今退為羅漢。馬師比丘昔日亦供養七佛，亦不習安般，今亦盡漏。阿難昔曾供養二萬如來，所從諸佛諮受法教，亦不習安般。唯有羅云、摩呵劫匹羅，曩昔以來常習安般，今亦至道。以是言之，趣道之徑非唯一塗。安般者，知息長短、冷熱、遲疾，從麁至細，漸御亂想，遂至微妙。或因息以悟、或分別解了、或頭陀守節、或多聞彊記、或神足識微、或揩或訓悟，所謂殊途而同歸也。

念身者，謂分別四大也。解了五陰一同之幻夢。何以知之念身得至涅槃耶？昔佛去世後百歲，時有阿育王，典主閻浮提，群臣夫人象馬各有八萬四千。時王巡行國界，見閻羅王有十八地獄，亦有臣吏僻問罪囚。王問左右曰：「此何等人？」答曰：「此死人王也，

主分別善惡。」王曰：「死人王尚能作地獄治罪人。我是生人王，不能作地獄耶？」問諸群臣：「誰能造地獄？」諸臣對曰：「唯有極惡人能造地獄耳。」王勅諸臣訪覓惡人。臣即行覓，見有一人坐地織罽，旁有弓箭兼有釣魚鉤，復以毒飯食雀，並織罽並釣魚射鳥捕雀。臣還以狀白王，惡人如是。王曰：「此人極惡，必能辦地獄事。」王遣人喚曰：「王欲見汝。」惡人曰：「我是小人，無有識知。王用我為？」曰：「王正欲得汝治地獄事。」其人即歸。家有老母，語母曰：「王喚我。」母語兒曰：「王喚汝為？」兒曰：「王欲使我治地獄事。」母曰：「汝去，我云何活？」母即抱兒腳不放。兒意欲去，即拔刀斫母，殺而去至王所。王問曰：「母不放汝，何由得來？」曰：「殺母而來。」王曰：「真惡人也。必能辦地獄事。」即委此人作地獄城，設鑊湯劍樹。即拜此人為地獄王，與立臣佐，各有所典，如閻羅王。王約勅曰：「若有人入此城者，不問貴賤得便治罪。」王曰：「正使我入中者，亦莫聽出。」時有老比丘名曰善覺，常行乞食。至此城門外，見好華香，謂內有人，即便入城。但見治罪人，驚怖欲還出。時獄卒不聽出，欲將至鑊湯。道人求曰：「小寬我至日中。」又語頃，有男女二人坐犯婬，將來欲治罪，置碓臼中擣之，斯須變成為沫。道人見之，始念佛語：「人身如聚沫。誠哉斯言。」又頃復變為白色，復念人身如白灰聚，變易不一。如幻如化，諦計非真。即時意悟漏盡結解。獄卒復催入鑊湯，時比丘笑。獄卒瞋恚，使四人俠兩腋倒著鑊中。即時湯冷，比丘即化作千葉蓮華，於蓮華中結加趺坐。獄卒驚怪，白阿育王曰：「今獄中有奇怪事。願王暫屈臨視。」王曰：「我先有要，正使我入中，亦不聽出。我今那得入耶？」吏白王曰：「但入無苦。」王即隨入。見道人在蓮華上坐，問曰：「汝是何人也？」曰：「我是道人。」道人語王：「汝是癡人。」王曰：「何以名我為癡人也？」道人曰：「汝本作童子時，以一把土上佛，佛受呪願言：『汝後當王閻浮提作鐵輪王名阿育，一日之中當起八萬四千佛圖。』此獄是佛圖耶？」王意即悟，便前悔過，以善覺為師。於是罷獄興福，起八萬四千圖廟。以是言之，念身得涅槃，此其義也。

云何念死得至涅槃？昔阿育王奉法精進，常供養五百眾僧於宮內四事無乏，兼外給五百乞食阿練若，復送五百人餉就供養之。復於四城門中給諸窮乏。供養遂久，財寶轉減。時弟名修伽妬路，不信三尊。大臣耶舍、夫人善容亦同不信。三人同心患王，數數諫曰：「供養道士空竭國財。何用是為？」王曰：「汝好護口。夫士處世，所以斬身，由其惡言也。」修伽妬路白王曰：「此諸道士並是年少，餚膳恣口情欲熾盛，而處深宮婦女之間，豈可信乎？」王答曰：「道士制刑以法自防，節身守禁，不為色欲所屈也。」修伽妬路後出行獵，見有鹿群，中有一人，張圍捕之得人。問曰：「汝是何人？」曰：「我年八歲時失父母，迸在山中為鹿所乳，遂至于今。」復問曰：「鹿無乳時何所噉食？」曰：「我隨鹿噉草葉以自濟命。」又問曰：「頗有欲意不？」曰：「有。」遂便將歸，

以狀白王曰：「此噉草人身形羸瘦尚有欲情。況諸道士飲食恣口身體肥盛，豈無欲情乎？」王心念曰：「當何方便化此弟乎？」即設權謀詐欲出遊，大集人兵嚴政出外。王盜還入，隱而不現。王先與諸臣議：「若我出後，便舉為王。」諸臣即勸試著王服，詐佯不肯。諸臣曰：「但作，我等當著。」即著天冠王服，咸稱萬歲，左右侍立如聖王法。阿育王見其已定，便從外來，曰：「何如大王？」弟見王，慚赧莫知所如。阿育王曰：「我暫出遊，卿等云何便作此事？我鐵輪不在那？何乃如此縱橫耶？我殺汝斯須間耳。」即命諸臣收撿桎梏，蜜遣信白道人：「善念此意，當來救請。」「正欲殺汝。念汝作王日淺未得恣意，今且假汝七日作王，如我王法，群臣侍從、宮人妓女、飲食進御。恣意七日，當就極法。」即如教施行，雖滿七日無心自歡。道人來請，持鉢執錫詣王宮門。王問曰：「道人何所欲也？」曰：「欲乞死人。」王曰：「此罪人應死，不得。乞道人。」道人重曰：「但乞道人，當使學道。」王曰：「問此人能學道不？」道人即問：「今乞汝作沙彌。能不？」答曰：「正使作奴猶當不却，況復沙彌。」王曰：「作道人難，為審能不？道人法當麁衣惡食趣支形命行道而已。汝串優樂，何能堪此苦行耶？」答曰：「尚當死，豈不堪苦行耶？」王曰：「若堪者，聽使七日乞食。」王令宮內：「修伽妬路來乞時，與極惡食餘殘穢臭者。」即使著弊衣造諸房，乞食處處皆得惡食。以免死之情重，甘心食惡食。滿七日已，王見其無悔恨，即聽為道：「汝常言：『道人閑樂，多情難信。』汝所乞食，故在我宮內，猶尚精細。道人乞食又甚於此。所食如是，豈可有情欲乎。」即付善念為沙門。王遣使至石室城，於彼城中行諸禪觀，或在塚間、或在樹下。時在塚間觀死屍，夜見有餓鬼打一死屍。問曰：「何以打此死屍耶？」曰：「坐此屍困我如是，是以打之耳。」道人曰：「何以不打汝心，打此死屍當復何益也？」須臾頃，復有一天以天文陀羅花散於死屍。道人復問曰：「何以散此臭屍為？」答曰：「我由此屍得生天上。此屍即是我之善友，故來散華報往昔恩耳。」道人曰：「何以不散華於汝心中，乃散此臭屍花為？夫善惡之本皆心所為，汝等乃復捨本取其末耶？」時修伽妬路自念：「我從死得活，由是因緣當得解脫。」於是觀身念死，思惟分別，解了無常苦空非身，即得羅漢。以是言之，念死者亦至涅槃。

◎

分別功德論卷第三